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鬼恋

徐 讷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徐訏代表作

鬼 恋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任海灯 编选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徐訏代表作：鬼恋 / 徐訏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徐…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16 号



徐訐作品書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 (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 (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 (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 (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 (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 (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 (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徐訏小传

徐訏(港),字伯訏,笔名徐于、东方既白、任子楚等。现代著名作家、教授。1908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省慈溪县。1980年10月5日病逝于香港。本人是徐家的长男,从小父教甚严,专请老师教习古文。五岁时就进入小学,十三岁时到北平,进入湖南第三联合中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转本校心理学系,研究生两年。在大学六年中,徐訏博览群书,开始写作投稿。在校时,发表的短篇小说《烟圈》是他较早的作品。1933年转往上海从事写作,同时受林语堂先生聘请作《人间世》半月刊的编辑,后来又主编过《天地人》、《作风》等。1936年发表了表现一个洗衣妇女悲惨家境的短篇小说《郭庆记》,具有较强的社会性。1936年秋,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获博士学位。193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鬼恋》,描写一对男女的恋情,构思怪诞,充满神秘色彩和感伤情调,是作者的成名作。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返回上海,在孤岛时期写的小说《吉普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风靡抗日时期的大后方。1942年赴重庆执教于中央大学。1944年出版了50余万言的巨著《风萧萧》,描写中美间谍的抗日活动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表现人生哲理和对人性的探索。小说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手法富于象征内涵,是作者艺术上的成熟之作。这部书当时被誉为“所有描写中日战争最动人的一部小说”,成为1943年最畅销的书,因而有1943年为徐訏年的美称。1944年出任《扫荡报》驻美派员,两年后回国。1948年出版《进香集》等五部诗集,总称《四十诗综》,收入1932年以来的诗作。1950年定居香港,曾与曹聚仁创办创垦出版社,合办《热风》半月刊。1960年出版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百态的长篇小说《江湖行》。定居香港后,除专心写作外,一直在各大学教书。1961年至1962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书。1970年任香港浸会书院文学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徐訏从开始写作到病逝四十八年中,出版了 60 余部著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翻译等各种文学门类,因而被海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巨擘”,1973 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分 18 集出版《徐訏全集》。

目 录

徐讷小传	1
------------	---

小 说

鬼恋	3
吉卜赛的诱惑	44
丈夫	89
鲁森堡的一宿	124
赌窟里的花魂	128
鸟语	147
无题的纠纷	176
妹妹的归化	182
打赌	194

散 文

改良个体与改良环境	205
鲁文之秋	208
谈中西的人情	212
论中西的线条美	218

谈中西艺术·····	223
民族间的距离·····	225
两性问题与文学·····	231
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	244
谈艺术与娱乐·····	249
谈情书·····	258
我的消遣·····	263
小说的浓度与密度·····	266
住的问题·····	268
我的照相·····	273
太太的更正·····	277
避暑·····	284
看艺术展览会·····	287
徐訏主要著作书目 ·····	291

小 说

鬼 恋

说起来该是十年前了，有一天，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 Era，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他看我喜欢，于是就送我两匣。记得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我们大家喝了点酒，饭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里闲谈，一直到三更时分才分手。

那是一个冬夜，天气虽然冷，但并没有风，马路上人很少，空气似乎很清新，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我因为坐得太久，又贪恋这一份月色，所以就缓步走着。心里感到非常舒适的时候，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但身边没有带火，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一直到山西路口，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我就拐弯撞了进去。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里面只有一个掌柜在柜上算帐，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

但当我买好洋火，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是女子的声音：

“你们有 Era 么？”

“Era？”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所以也很自然地回过头去。

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有一个美好的身材，非常奇怪，那副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她正同掌柜对话：

“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

“没有，对不起，我们没有。”

这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店门，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怎么她竟会要买这 Era 的烟呢？还有那副无比洁净的脸庞，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我想着想着已经转出南京路了。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

我的去路，问：

“人，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

我吓了一跳，愣了。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等我的回答。我一时竟回答不出，待我有余地将眼光向她细认时，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Era的女子。

她怎么会在我的面前呢？我想。但随即自己解答了，这要不是我不自觉地为想着问题走慢了，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

“斜土路，我说的是斜土路。”

月光下，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凄白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我可不得而知了。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像是单的，大衣也没有披，而且丝袜、高跟鞋，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我想看她的指甲，但她正带着纯白的手套。

“人，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脸一百二十分庄重，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这使我想起霞飞路上不知哪一段的一个样窗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我恍惚悟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这脸庞之美好，就在线条的明显，与图案意味的浓厚，没有一点俗气，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这样一想，反觉得我刚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很可笑的。

“你在想什么？不愿别人问你的路么？”

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我说：

“我在想，想这实在有点奇怪，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先生’或‘长者’而单声地叫一声‘人’，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神”字，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

“我不是神，可是我是鬼。”她的脸冷艳得像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有冰坠子在山崖上溶化下来，一滴一滴地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她的清越，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的严肃与敏利呢？

“是鬼？”我笑了，心里想，“南京路上会见鬼！”

“是的，我是鬼！”

“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

路？”

我笑了，背靠在墙上，手放在大衣袋里。

“你不相信鬼？”

“还没有相信过，这是真的；但假如有一天相信，也不会在上海南京路上，也决不会对一个在烟店里想买 Era 烟、又胆敢向一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

“那么你怕鬼么？”

“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怎么谈得到怕？”

“那么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

“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

“为什么说我激你？”

“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而说敢不敢呢？”

“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

“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这样晚？”

“因为到了斜土路，我就认识我的归路。”

这时候我们不自觉地并肩走起来。我说：

“那么你是怎么来的呢？”

“走着走着就来了。”

“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

“我在黄浦江上看月。”

“一个人？”

“不，一个鬼。”

“这样晚？”

“是的，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

“那么你也该乏了，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么？”

“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不会叫汽车？还是你走不动，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

“你是鬼？”我笑，“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

“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人应该怕了。”

“我怕什么？”

“你，你……至少要怕迷路。你知道僻静的地方，鬼路复杂，人是要迷住的，你难道没有听说‘鬼打墙’么？但是在热闹的地方，像这南京路，人的路就比鬼

复杂，鬼是被迷住了。”

“你是说你是鬼，而被‘人打墙’迷住了。所以不认识路？”

“是的。”她点一点头说。

“那么我陪你去，但是如果我迷路了，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

“那自然。”

她每次回答时，我都回头看着她：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说第二句时眼梢一振，说第三句时鼻子一张，点点头，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白齿发着利光。这四句答语的表情，像是象征什么似的吸引了我，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死我，我也没法不愿意了。我说：

“那么好，我陪你走到斜土路。”我说着就拿一支 Era 来抽，忽然想起买 Era 的事情，所以就递给她，问：

“你抽烟吗？”她拿了一支，说：

“谢谢你。”

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

那么难道这是鬼，我想。不，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或者是擦粉太多，或者是大病以后，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假如是我爱人的话，我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抹点胭脂。”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但是她先开口了。

“啊，这是 Era！你哪里买的？”她喷了一口烟说。

“是一个朋友送我的，但是奇怪，你怎么知道这是 Era 呢？”

“你不知道鬼对于烟火有特别敏锐的感觉吗？你们祭鬼神不都用香烛么？”

“你又是鬼！”我笑了，但是我心里也有点怕起来。可是当我向她注视时，她美丽的面容立刻给我无限的勇气，我又矜持着说：

“但是这不是香烛是纸烟。”

“对的，但在鬼也是一样，不用说是我自己抽了，只要是别人在抽，我知道名称的我都说得出来，但这还不算希奇，我还辨得出这纸烟装罐的日期。”她说这句话时，态度没有刚才的严肃，这表示这句话是开玩笑，那么难道以前的话都是真的么？然则她真是鬼了。

我没有说什么，静静地伴着她走。马路上没有一个人，月色非常凄艳，路灯更显得昏黑，一点风也没有，全世界静得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音。我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怎的，我感到寂寞，我感到怕，我希望附近火起，有救火车敲着可